



百年南师

The Century of Master

林宏伟 南品仁◎编

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十万里。经纶三大教，出入百家言。
功勋富贵原余事，济世利他重实行。

 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南师 / 林宏伟, 南品仁编. —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-7-213-08982-4

I. ①百… II. ①林… ②南… III. ①南怀瑾
(1917—2012)—纪念文集 IV. ①K825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44523 号

百年南师

林宏伟 南品仁 编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 诸舒鹏

责任校对 姚建国 戴文英

封面设计 张合涛

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6.25

字 数 317 千字

插 页 6

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8982-4

定 价 6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本社负责调换。

Chapter 1 南老师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“佛子”南怀瑾 | 练性乾 / 003 |
| 怀师的巴蜀往事和故交 | 秦明 / 012 |
| 大家的南老师 | 王启宗 / 042 |
| 奇书、奇人、奇功 | 周瑞金 / 058 |
| 我在中国找到的老师 | [美] 彼得·圣吉 / 065 |
| 南公怀瑾老师逝世经过 | 刘雨虹 / 075 |
| 文化的救亡与清理重建 | 马宏达 / 082 |
| 南老先生的历史性贡献 | 胡方松 / 108 |
-

Chapter 2 乡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南怀瑾先生与金温铁路 | 刘锡荣 / 117 |
| 大半个世纪的企盼 | 公木 金丹霞 沈迦 / 142 |
| 要相信中华文化的力量 | 南存辉 / 157 |
| 南怀瑾老师给我指点迷津 | 徐永光 / 161 |
| 海峡两岸第一奇人 | 钱兴中 / 170 |
| 愿人常做好事 | 南小舜 / 173 |
| 我与南怀瑾先生的两面之缘 | 林建伟 / 176 |
| 南怀瑾先生的家乡情怀 | 胡方松 林宏伟 / 180 |

Chapter 3 利天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南怀瑾先生与祖国和平统一事业 | 林宏伟 南品仁 / 203 |
| 南怀瑾：国共交流的信使 | 周瑞金 / 220 |
| 天香桂子落纷纷 | 陈佐洱 / 227 |
| 事业与思想 | 胡德平 / 236 |
| 中华文化基因的修补者 | 仇保兴 / 241 |
| 大师：从中国禅宗到第七感 | [美] 雷默 / 245 |
| 南老师与生命科学 | 朱迺欣 / 266 |
| 南师倡导佛学与科学相交流 | 朱清时 / 270 |
| 南怀瑾先生与中国改革开放 | 林宏伟 / 282 |
-

Chapter 4 文以化人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生命的安立 | 叶小文 / 295 |
| 南怀瑾先生与中国文化 | 古国治 / 300 |
| 老师 | [美] 艾德 / 315 |
| 南老和浙商新规 | 郑宇民 / 326 |
| 南师的教化 | 李慈雄 / 330 |
| 让生命破壳而出 | 吕松涛 / 342 |
| 家风家教是我一生的功课 | 南一鹏 / 357 |
| 尽心耕耘慰师魂 | 樊英 / 359 |

Chapter 5 南师诗文

山川人物与永嘉禅师	/ 367
《南氏族姓考存》前叙	/ 371
重印《复翁诗集》赘言	/ 373
附：《复翁吟草选集》前记	
重刊乡贤南宋第一状元王十朋《梅溪先生集》前言	/ 379
因缘际会三代情	/ 386
乐清老幼文康活动中心赠言	/ 392
重建井虹寺记	/ 393
诗十二首	/ 394

附录：南怀瑾先生年谱	/ 399
------------	-------

Chapter

1

南老师

“佛子”南怀瑾

练性乾

南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，祖先在宋代时从中原移居此地。温州自古以来算是一个鱼米之乡，但南老师出生的乐清县地团村和附近的几个村子，却是个穷地方，地少人多，旱灾、台风、潮水倒灌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，十年九荒，讨饭的人很多。南家到他祖父这一辈，已经中道衰落了。他的父亲南仰周是个遗腹子，上面两个哥哥能力不强，南仰周十二岁就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，凭着他顽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性格，总算置下了一份“小康”水平的家产，并在地方上赢得了声誉，还一度当选为乡长。

有关南老师父辈、祖辈的事情，已没有现成的文字资料可查，现在还健在的人也没有几个能说得清楚，何况那都是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前的事了，我不想也没有能力把它搞得水落石出。只是从南老师在家乡的亲属的闲聊中，听到片言只语，并了解到南老师这个传奇式人物，生下来也并不是一个“天才”或“神童”，如果一定要说出南老师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特点来，倒也可以说一点他的与众不同之处。

南老师的父亲到了结婚年龄，娶当地赵氏女为妻。赵氏几年后病逝，南仰周续娶了她的妹妹，当然也称赵氏。南家这时候人丁不旺，天天盼望着赵氏为南家添丁加口，偏偏她过门以后，一年，两年，三年，没有一点生儿育女的信息。现代人提倡晚婚晚育，可在当时，过门几年没有生

育，做媳妇的被人戳脊梁骨，那是世之常情。本来并不礼佛的赵氏，天天跑城隍庙，求神拜佛，烧香许愿。大概是她的虔诚感动了佛爷菩萨，在她二十六岁的“高龄”，终于生下一个儿子，就是南老师，为南家续了香火，但她此后再也没有生育。几十年后，南老师名闻海内外，家乡老一辈的亲戚茶余饭后谈起他，说他生下来后就被亲友称作“佛子”——佛菩萨送的儿子。

父母亲中年得子，又是一个独子，呵护备至，娇生惯养，自不必说，特别是母亲，更是将宠爱集于他一身。只举一例，就可以看出母亲对他是如何的宝贝。现在当妈妈的，生下孩子，有些没有喂过一天的奶，而是让孩子喝牛奶。早年，都是靠母乳把孩子养大。一般到了一岁多、两岁就给孩子断奶，吃奶吃到三岁的，都是稀罕的事；而南老师长到七岁竟然还吃妈妈的奶。那时他已经上私塾念书，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别的孩子都是跑回家去吃一点点心，而南老师跑回家，却要在妈妈的怀里吮几口奶。

父亲只有这个儿子，对他自然非常钟爱，但他的爱是另外一种形式，不是溺爱，而是严格的管教，该骂该打，一点也不宽容。南老师父亲的“凶脾气”，亲友们至今都还有印象。一次，南老师同邻居的孩子吵架，被对方骂娘骂祖宗，这在当地被看作是有辱家门的事。父亲知道后，一气之下，把他推到门前的小河沟里。因为父亲自己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，没有好好念过书，只读过几年私塾，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好好念书，并不是要他去做官，只是要他能够做到知书达礼。父亲除了有几亩薄田之外，一辈子靠经商维生，他在村子里开了个小店，卖布、卖米、卖百货。在传统观念里，士农工商，商人排在最后一位；但他父亲却认为，经商是世上最好的职业，生意做得好，发了财，连官府都要来攀附。他希望自己这个儿子，先好好念书，将来接他的班，一面经商，一面过个平平静静的

耕读生活。

南老师六岁开蒙，接受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旧式的教育，上私塾，读四书五经，只在县小学插班读了最后一个年级的课，拿他自己后来的话说，自己一辈子连个小学文凭都没有拿到，勉强算是小学肄业。南老师能有今天这样的盛名，并不是生来就是天才，小时候，聪明、机灵都称得上，但并不是一个乖孩子，甚至可以说很调皮，很爱玩。只是父亲管得太严了，严得几乎不近人情，母亲这把保护伞有时也失去了效力。这样，在严格的私塾教育下，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，四书五经不管懂不懂，他都能背下来，几十年后都没有忘记。南老师自己也对人说，他现在“这点墨水”，就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。

根据南老师自己的回忆，童年时代，从一岁到六岁，浑浑噩噩，糊里糊涂，没有太多太深刻的记忆。从六岁到十二岁，除了读书之外，只记得自己身体非常弱，正餐不好好吃饭，喜欢吃零食；三天两头生病，生来是个多病的身体，什么病都生过。十二岁以后，小病随时有，大病没有；伤风感冒是经常的事，但没有生过大病，一辈子也没有得过大病。他说，也许十二岁之前把所有的病都生过了，所以后来就不生病了。

童年时代，家里遭遇一件大事，南老师刻骨铭心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件事的教训，融入了他的人生哲学之中。那一年，大约十一岁，父亲送他到县第一小学上学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，推翻清朝封建王朝虽然已经十多年了，但社会文化、教育还处于新旧交替时期，尤其是在地处一隅的乐清，现代教育还不普及，上小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小学毕业就相当于过去的秀才了。南老师上过私塾，古书读过不少，但现代科学知识，比如算术、化学、卫生等等，则一窍不通。父亲拉关系、走后门，总算把他送到县第一小学，插班读六年级。县小学在城里，没有寄宿，父亲找了

城里一个林姓朋友，让南老师借住在他家里。正好这位朋友有一个孩子也在念小学，名叫林梦凡，也是一个独子，两人正好作伴。梦凡的母亲对南老师很好，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在学校里，南老师个子小，上课坐在最前排，排队排在最后一个，加上是乡下人，常常受别人的欺侮。不过，南老师在这里还是很开心的，毕竟换了一个新的环境，什么都新鲜。

读了半年，放寒假了，就回家过年。过阴历年，农村里都是热热闹闹，一般从初一到十五灯节，走亲访友，大宴宾客。加上这一年正是他祖母的六十大寿，凑在一起，南家更是热闹非凡，天天席开十几桌。父亲在乡里本来人缘不错，加上他刚刚为地方上修了一个陡门，就是蓄水放水的水闸，很得民心，来祝寿的、“蹭饭”的人特别多。这样闹到正月十五，南老师一觉醒来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：不行，我要走，不能待在家里，要上学去。父母亲拦他，学校还没有开学，你去上什么学？南老师执意要走，反正不愿意在家里待着，到城里找同学去。父母拗不过他，只得让他去。那一天，南老师一个人，步行两三个钟头，住到了同学林梦凡家。第二天上午，父亲派人来告诉他，昨晚家里被抢，并带来一份状纸，叫他到县里报案。原来，头一天夜里，一伙海盗洗劫了南老师的家。南老师的父亲开了一商店，卖米、卖布、卖杂货，像当时镇上的一般商店一样，前店后屋。海盗来打门撬门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被惊醒，知道情况不妙，顾不得老人妻子，光着脚从后门跑了。等海盗撬开门进来时，他母亲在惊恐之中还能急中生智，摘下戒指耳环拱手交给强盗，说：“主人都跑掉了，我是他家的佣人。”南老师的母亲平素不爱打扮，穿衣服不大讲究。海盗看她这副样子，不像是老板娘，就放过她了，只是把店里能抢走的东西席卷一空。等到他父亲带领一群“盐兵”赶到时，那伙海盗早已扬长而去了。

这是南老师记忆中家庭经历的一件大事。全家人的命都保住了，但财产损失惨重。好在他的父亲“留得青山在”，就会“有柴烧”。南老师说，他那天如果不离家进城，很可能被海盗绑票了，也许早就没命了。当然，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但几十年后，南老师从这个偶然事件上，引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。他说：如果不大肆操办祖母的六十大寿，可能不会招来海盗；所以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不轻言做寿；拿佛学的道理来讲，一个人在“福报”很好的情况下，不要把“福报”都用完了。南老师的意思是：一个人，在有钱、有权、有势的情况下，不要张扬，不要忘乎所以，不要得意忘形。南老师一辈子的为人，都是遵循着这个原则，哪怕在他声名鼎盛的时候，自己都是那么冷静，那么低姿态。

十三岁，私塾念完了，该读的书都读了；小学也念了，倒数第一名，那时候叫“背榜”，拿了个肄业证书。下一步怎么办？父亲说，不要上学了，交不起学费。上中学，乐清县还没有一所中学，要到温州去上，但家庭经济的情况又无力负担，那时候，供养一个中学生不是一般家庭所敢奢望的，比现在供一个大学生还难，何况家里刚刚被海盗洗劫一空。父亲叫他学一门手艺，当地有一位木雕艺人，远近闻名，南老师觉得木雕很好玩，但一辈子干这种事，不干。父亲又叫他去学生意，到人家商店里当学徒，南老师也不干，他不能反抗父亲，他反抗父亲的唯一武器是眼泪。父亲说一次，他哭一次，硬是不愿意去学生意。父亲说了三次之后，拿他没有办法，只好由他去，在家里读书自修好了，反正年纪还小，家里还养得起他。

那年暑假，在温州读中学的表兄王世鹤回来度假，王家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，请了一位老师给他补习，父亲叫南老师也去听课，一共有七八个孩子，南老师年纪最小。请来的老师姓朱，名味渊。朱味渊先生学问

很大，在前清的时候没有考上功名，就到处游历讲学；论及时政，愤世嫉俗，唾沫横飞，被乡里视为奇人。南老师后来说自己同国民党政要陈诚是“同门”，指的就是同朱味渊先生的这一段师生因缘。陈诚是浙江青田人，朱味渊曾在青田教过陈诚，在古时讲究师从关系，受过同一个老师的教诲，就称“同门”。其实，南老师比陈诚小二十多岁，一辈子同这位学长没有直接打过交道。

南老师同朱味渊的师生因缘，也只是这个短短的暑假，算下来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真正一对一的教诲只有一个来小时，但在南老师的心里，对朱味渊先生怀念了一辈子。这个暑假，朱味渊给这七八个孩子讲古文，讲诗词，朱先生的诗词功底很深，当年诗坛上小有名气。南老师那时候早就把《唐诗三百首》背得滚瓜烂熟了，而且，十来岁就会写对子写诗了，但古诗究竟妙在何处，也不知其所以然。一天，南老师到朱先生的书房，看到案头有清人吴梅村诗集，拿起来翻阅朗读，爱不释手。朱味渊见他喜欢，乘兴为他朗吟吴梅村的《琴河感旧》四律，并借给他清诗一卷。于是，南老师从吴梅村入手，读遍了清朝名家的诗作，发现其情怀磊落，比读唐诗更有心得。南老师认为，清朝的诗词，“寄意遥深，托情典故，殊非唐初盛晚诸世旷达疏通所可及者，宜乎情之切近于衰乱哀思而尤擅其胜场也”。朱味渊先生的教导，使南老师开拓了眼界，对学诗“须先习盛唐，宗法李杜，方为正规，如清初诸家，不可学也”的观点产生了怀疑。这么短短的一个小时，留给了南老师终身难忘的印象，使南老师知道，除了唐诗之外，清朝的诗另有境界。南老师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受朱先生的教诲，朱先生第二年就去世了。但南老师把朱先生尊为自己诗学的启蒙者，一辈子不忘这位恩师。我们现在读南老师的著作，里面引用了许多清朝诗人的诗句，特别是郑板桥、袁枚、赵翼、龚定庵、钱谦益和吴梅村等人的诗，

南老师都是推崇备至，从中可以看出朱味渊先生对他的影响。

在家自修这三年的时间里，南老师读书的范围更广了。家里的藏书不少，《史记》《文选》《纲鉴易知录》，还有唐诗宋词等等，南老师都翻出来读了个遍。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以及武侠小说，这些“闲书”“野书”也都想办法弄来看。父亲对这个独子，有严格管教的一面，同时，对他的培养还是很用心的。父亲给他请来一个老师，名叫叶公恕，叶先生古文底子好，又通现代学问，一个月来家里两三次，从他那里南老师知道了孙中山、康有为，还有外国的林肯、华盛顿、兴登堡、卡内基的传奇故事。

在家里自修，总是容易懒散。父亲认为环境不好，就把他送到家庙里去读书。南氏家庙建在附近的山上。离家大约有五六里地，庙里安放南氏先祖的牌位，每一代里选派一人看管。平时，这里是人迹不到的地方，只有在过年过节或婚丧嫁娶的时候，后代才会到家庙去祭拜祖宗。父亲把南老师送到家庙读书，平时不准他回家，隔三岔五给他送一些好吃的东西。按道理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，而且还是一个独子，当时一般的家庭总是把他拴在身边；而南老师父亲这种独特的管教方式，也许是南老师日后那种特立独行、桀骜不驯的性格形成的原因。家庙的环境确实很好，庙里一片幽深，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又呆又癯的公公；庙外，有清澈的溪流，有山花，还有美丽的翡翠鸟。南老师在这里读书，读中国的历史，读中国的地理，他的思想可以自由驰骋，他立志要当一个“大人物”。尽管他对外部世界的形势，什么欧洲风云、国共两党的斗争，他都是模糊一片，因为这个小地方的人还是过着古老、宁静的生活。

十七岁是南老师人生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。也许是书读多了，他不愿意局限在家乡这个小小的地方，他要出去闯天下，他要干一番惊天动地

的事业。他的这个理念非常强烈，没有谁能理解，也没有谁能阻挡，可能只有上天知道。还在他少年时代，南老师在家乡附近的一个道观抽过一支签；过了几年，在一个庙里又抽了一支签。抽签这种东西，属于迷信骗人的，讲得好看一点，属于神秘学的范畴，本不足以拿来当真；但南老师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抽到的这两支签竟完全一样。这确实有点神秘色彩了。这个签语说：

脱却麻衣换绿衣，恰如杨柳遇春时。

飞腾要取蟾宫桂，许折东南第一枝。

这个签语可能对南老师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南老师不是一个迷信的人，但签语中的蟾宫取桂、折“东南第一枝”，对他无疑是一股强大的动力，鼓舞着他，鞭策着他，一辈子自强不息。过了几十年后，南老师经常向人谈起这个签语，颇有几分津津乐道之状，说自己的一生经历被这个签语说准了。我没有请他详细解释这几句话，“脱却麻衣换绿衣”，“绿衣”大概是指他曾经穿过军装；“麻衣”相当于“布衣”，是古时平民、学子穿的衣服。至于从蟾宫里取得什么桂，“东南第一枝”究竟指什么，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。

当年，正在他满怀壮志、雄心勃勃要干一番大事业的时候，一位在外地做事的同乡回乡度假，鼓动他到外面闯荡，说杭州浙江国术馆是公费，不要钱，还管吃管住，两年毕业后，分配到各地当武术教官。国术馆，是教授武术的学校，这正合南老师的心意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说岳全传》以及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人物，他早就崇拜羡慕；现在有机会，自己如果能够学会十八般武艺，走南闯北，当一个英雄好汉，也不枉活一生。父

亲的管教，母亲的宠爱，没有能够拦住他那颗远走高飞的心，父母只得筹措一笔路费，送他上路。

（原载《我读南怀瑾》一书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入选时有增删。作者练性乾，1939年生于温州，曾任新华社、《文汇报》驻外记者，《海外文摘》杂志社副主编。编著有《我读南怀瑾》《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》《南怀瑾著作诗词辑录》《南怀瑾谈历史与人生》等书。）

怀师的巴蜀往事和故交

秦明

前尘非梦

半百光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一个童年故事到两鬓星霜来讲，真有点前尘如梦的感慨。但是这个梦境毕竟还是真实的故事，它永恒存在，永远不会消失。说它奇特却也很平凡，说是平凡似乎又很奇特。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层风叠浪，惊险离奇的历史大时代中，很可能不会使人永远记忆，也不会使人永难期望将来的世界。

我就读中学的那个时代，年号叫作民国三十四年，也就是一九四五年。夏天学校放暑假，我回到嘉定竹根滩五通桥外公家里看望我的妈妈。现在我已无法回忆那年的暑假妈妈为什么回五通桥。妈妈如果还活着，已是九十五岁的人了。她当年也算是四川青年女性中的一位杰出人物，从师范毕业后，曾经担任隆昌的教育局长。在那个年代，女性出任教育行政首长，她还是绝无仅有的一位，所以很受人尊敬。

我回到五通桥外公家里，那里亲戚很多，有大妗娘、舅舅、二妗娘、老表，还有几个比我还小很多岁的小姨妈。其他住在隔壁的姑婆表叔等等，就更多了。尤其是我的大妗娘，经常随着妈妈到山上多宝寺去听经参禅。

据说多宝寺中，从头年（一九四四年）的冬天，由峨眉山来了一位高人在这里继续闭关。他有道又有学问，能文也能武。五通桥是盐场所在地